

台湾纯爱言情季——

两世缘

镜水 作品



苏文艺出版社
SU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台湾最 纯爱 言情季

两世缘

镜水 作品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两世缘 / 镜水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2.2
(台湾纯爱言情季)

ISBN 978-7-5399-5061-7

I. ①两… II. ①镜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14399 号

书 名 两世缘

著 者 镜 水

责任编辑 刘 佳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5.5

字 数 105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061-7

定 价 1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前言：突然想说些什么

其实我不会写序，比起来，我觉得后记要容易多了。（因为我
觉得序不能泄漏剧情啊，这是我的习惯啦！）

我喜欢看大家的信，也喜欢和大家分享我写书时的感情或所
发生的事件（这样你们会不会感觉身历其境了？笑），所以后记通
常洋洋洒洒地写一堆。（我废话好多，是不是大家都知道……汗！）

写过十本书以上之后，从你们的来信中我慢慢地知道了一
些事。

譬如说，有人比较喜欢我写现代；譬如说，有人比较喜欢我写
古代；譬如说，有某一本书让人很讨厌；譬如说，那一本书却又在另
外一封信里被说成最喜欢……有人喜欢角色讨厌故事，有人讨厌
角色喜欢故事；有人比较喜欢以前的书，有人比较喜欢我后面的书
（最后这……真是让我感觉岁月悠悠啊……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是
个新人耶，看到这种信，一瞬间感觉自己是不是太死皮赖脸了？我
不能继续当新人了吗？我不能了吗？我我我我我不能了吗？伤

心地哭了，我想当永远的新人啊！)

我只想告诉大家，无论你们是喜欢、讨厌，古代和现代，前面及后面，那本书或是这本书，怎样都好，那都是属于自己的意见和感觉，每个人的喜好不同，当然看的感想也不尽相同，这样很好。

我是个能力薄弱的人，我想我没有办法做到让大家全部都喜欢的那种高级境界，我只能把自己想写的，努力用稀少的能力表达出来，无论你们是厌是爱，是否有感觉，真的，有人愿意看我的书，我就非常高兴了。

我的人生哲学就是，努力尽力地把事情做好，不要留有遗憾！至于成绩或者之后，已经不再是重点。（这句话是我小学的时候家人告诉我的，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考试考差了很难过，我爹就问我：“你努力过了吗？”我点点头，我那平常严肃的爹就笑着摸摸我的头，说：“只要努力过了就好！”后来中学的时候，我哥也对我讲过类似的话，所以之后这就变成我的处世态度……加油！)

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哦。

谢谢我的亲友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小姐先生们，你们是我精神上最大的支柱呢。（西地，别疑惑，我就是在说你你你还有你哦，就是你们没错啦！哈哈！)

谢谢出版社愿意给我机会。

虽然不确定有哪几位作者一同来(牵手)做套书(这……我就是想牵手冲冲冲……让我幻想一下嘛)，不过我相信大家都是很棒的！一定都写得很好看，我会努力不成为累赘。（这是……每一次的愿望啊……神啊，请听听我的心声，赐给我一支生花妙笔……不，是生花键盘啊。神：“给你一颗花生。靠自己！”)

另外,对不起大家,我发现计划和变化是两个仇人,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能依照自己所想,真的感到很抱歉,请原谅,我再也不做预告了。(知道我在讲什么的就知道,不知道的请不必知道……好不好?)

另外,大雄的女朋友某同学,去日本留学很棒,期待你两年后学成归来!

最后的另外,某个还不知是男是女的小“北鼻”,等这本书出的时候,你这家伙大概还在肚皮里面吧? 姑姑忍不住了,把你写在这里先(流口水),等你出世和我见面哦。(哈哈哈哈哈……我超——喜欢小孩子的啊! 超! 我终于不用在马路上偷摸别人家小孩还怕被瞪了!)

我快当姑姑了! 我快当姑姑了! 喔耶! (极兴奋激动地握拳。)

真是对不起,因为太开心,所以有点失控,请不要被吓到。(其实这是作者常见的模式!)

谢谢每个翻开这本书的有缘人!

目 录

前 言	1
第一章	1
第二章	23
第三章	34
第四章	52
第五章	68
第六章	82
第七章	99
第八章	115
第九章	124
附篇一	145
附篇二	149
附篇三	155

第一章

七岁的孙望欢，总算到刚开始懂事的年纪了，除去爹娘兄姊之外，她最认得的就是眼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小男孩。

“望儿，他名唤宗政明，小你一岁，以后，就是你的小小随从了。”

娘亲和蔼地对她说。

孙望欢不明白“随从”是什么意思，她只是看着小男孩苍白的容颜。他没有丝毫表情，面孔严重缺乏情绪，简直宛如面具，死板板、硬邦邦的，仿佛仅是在皮肤上画着虚假的眼耳口鼻。

小男孩的眼神相当直接，毫不矫饰地盯着她，令她小小的脑袋里直觉爬满诡异的感觉。背脊发麻起来，她退一步，向自己的娘伸出短小的手臂，喊道：

“娘、娘！”她要抱抱。

“哎，你这孩子这么大了还撒娇。”妇人失笑，抱起她，模样有些吃力。“以后，他会一直跟着你，喊你小姐……若有什么缘分，或许

还不只如此呢……”她打趣地说着，语末咳了咳。

孙望欢坐在妇人膝头，抬头望向自己娘亲的脸庞。不晓得是否天色渐暗的关系，娘的轮廓瞅来也有些不清楚……

感觉好像有人在看自己，她转回头，果然和小男孩四目相接。

他的脸，又僵又硬，瞧起来假假的，真的很恐怖啊！

她吓一跳，忙抱住自己娘亲细瘦的颈子。

“娘……欢儿怕鬼。”

“才刚夕阳呢，哪里有鬼呢？不怕，不怕唷。”妇人拍拍她的背，轻缓地笑了，“娘知道你胆小又爱哭，所以找个人陪你啊。”

孙望欢的小脸皱成一团，埋首在娘亲颈项，偷眼睇着那男孩，对方果然像鬼一样瞪着她。

她忍不住抖了抖。

“娘……”她的话语给咳声打断。

“咳，咳。”妇人用帕巾掩住嘴，模样似乎有些虚弱。

“夫人，天凉了，回房去吧。”一旁伺候的大婢提醒道。

“不……”凉亭里有风吹来，妇人微微一笑，“我还想再欣赏一会景致。”谁知道，像这样的日子，还有多久呢……她怜爱地搂紧怀中的小女儿。

孙望欢开心地捧着娘亲的面颊，亲上两口作为回应。

但是，好奇怪，娘的脸好冷啊……

令人难感愉快的目光始终缠绕不休，她烦了。再次用力转过头，见那男孩还是直勾勾地看着自己，黑白分明的眼珠好像如果就这样掉出来也不意外，孙望欢趁机对他吐了吐舌头，不高兴地嘟

着嘴。

妇人只是轻抚她的头，在她有着一枚红痣的左耳边柔声道：

“欢儿，爹娘给你取名为望欢，就是要你时刻存有盼望，时刻拥有欢喜。你要永远保持乐观进取的心，知晓吗？”

“知晓。”孙望欢随口答应。

心里却直想着，该去拿张符咒贴在男孩额上，看看会不会让他消失？

“呜……呜……”

月华初上。角落里，传来细碎的呜咽声。

宗政明在庭园内左右张望，寻着轻细的声源，移动脚步，最后，在花圃的后面找到蹲踞着的缩小身影。

“小姐。”他站定，开口唤道。

虽然年幼，但是他的语调却超乎想象的低冷，几乎是一种没有感情的声音。

孙望欢背对着外面，每次一听他开口就感觉可怖得脊骨发麻。但她现在没精神在意那种事。

她颤抖的肩膀一顿，骂道：

“你走开啦！呜……讨厌！”

“小姐，老爷在找你。”男孩平板冰硬地说道。

她捂着双眼，哭得更凶。

“不用你多事！我爹，我爹才不是真的想找我！今天是娘的忌日，我有偷听到，他们都说娘是勉强生下我之后，身体才会变坏的，是我害得她死掉的！哥哥和姐姐也一定是因为这样，所以都不肯

理我了!”

“夫人已经过世一年。”男孩的嗓音稚嫩，却诡异地道出无情的话语。

那空洞至极的讲话方式相当奇特，好似仅仅透过表皮发声，并不带任何血肉。无论语气或含意，都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一个孩童的口。

孙望欢气得抬起头来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。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娘已经过世一年，所以我就应该不在乎，可以不理睬这件事吗？”

“死了就是死了。”他面无表情地说，一张白白的小脸像极了僵尸。

“你给我闭嘴！闭嘴！不许你这么说！”她站起身朝他冲过去，愤怒地推他肩膀，怒喊：“我不准你这样说娘！你给我道歉！”推着推着，他始终摇晃身子又回到原处，没有其他反应。她终于气得打人了。

落在他身上的拳头如小雨，他没躲避也未吭声，瞥视着两人在地面交缠重叠的影子，眼里却闪过一丝奇异。

“快道歉！”孙望欢没有发现，只是用尽力气揍他。

她的力道虽不如大人，但他瘦小的身材也不够壮硕到足以承担。

男孩本来是直挺挺地接受殴打，最后还是跌倒在地，孙望欢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爬过去坐在他身上，再补上几下才满足停手。

他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却没喊一下疼。

眼未眨，也不曾企图还击，他只是任她骑在身上，冰凉地睨着

她。缓慢伸出手，他用指尖从她未干的面颊撷取一些泪水，然后放进自己嘴里舔着。

“……这就是眼泪？”他平声道出感想。

孙望欢瞠目结舌，没料他竟会这么恶心！

“你好脏！脏死了！”边臭骂，边翻身离开，还不忘踹他两下。

“为什么你要哭？”他的嘴里都是咬破唇皮流出的血，和着唾液，说出的字句含糊不清。

“为什么我要哭？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我很伤心啊！笨猪！”她冒火拔起草，往他躺平的地方奋力丢掷。

“伤心是什么？”草屑洒落在头上，他没有任何拨掉的动作，仅仅将视线移往下方，一双深墨的眼珠，冷冷地看着她。

“伤心？伤心就是心会痛啊！”她的胸口现在就好疼好疼啊！

“心会痛，为什么？”他躺在那里，黑眸瞅住她，询问的语气凉凉的。

“为什……因为伤心啊！要讲几遍？”

“伤心是什么？”问题绕圈，又回到原点。

有种诡谲不快的感受在脊骨处缓缓蔓延。孙望欢才大他一岁的脑子里哪里会懂得怎么说明解释，也都只是胡乱回答的。而且他都没看到她那么难过，只会一直问问问，问得她怒意沸腾，还横躺在那里，像个尸体一样瞪着她！

小拳头发抖着，她大声道：

“我早就觉得你很奇怪，原来你的脑袋是真有毛病！”

“脑袋有毛病是什么？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孙望欢开始觉得他是故意的了，气得连发尾

都要翘起。

“……小姐……”

她捂住耳朵，不想听不想听！拼命地想盖过他的声音，她大吼道：

“你这个外人，我娘是可怜你才让你跟着我！你不要烦我，我的事也不用你管！没人理我最好！我——我——我爹根本不是真心在找我！他一定也像哥哥姐姐一样怪我，因为我不好！我不好！我不好！”语无伦次喊叫到最后，她的泪水再度奔泻而出。

她颓然倒地嚎哭，男孩坐起身来，想要进一步地站直，却感觉双膝软弱无力，无法如意。

他用手撑地，困惑地重试一次，站是勉强站起来了，但身体好像歪歪的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刚刚被她“用力摸到”的地方，都感觉又烫又热又闷。尤其是脸，还会辣辣的。

他觉得嘴有些湿，抹了一下，满手都是血水。他看了一会儿掌心黏稠的液体，就顺势擦在自己黑色的衣服上，毫不在意。

“小姐，”他再次开口，眼睛盯住她左耳的红痣，因为她低着头，月光照得好清楚，“老爷在找你。”

她哭得惊天动地，哭得足以吵醒死人，就是不愿意回应他。

他站立半晌，忽然伸手抓住她的膀臂，将她给拉起来。一时气力不足，只拉了一半，形成她半跪在他面前的姿势。

因为太过突兀，孙望欢没有任何防备，瞪着一双泪目彻底呆住。

“你——你做什么？”

“走，去找老爷。”他简单地道。

孙望欢瞪大双眼，一时忘记反抗，就被他拖着走。

“我不要——我不要！我不要！”她又哭又吼地耍性子，喷出一把涕泪。

任凭她扭来扭去，他虽摇摇晃晃地走不稳，但就是没有放手。她索性伸腿踢他一脚，结果两人双双跌倒。

“痛……”她撞到膝头，疼得咬牙切齿。

不小心想到，再没人像娘亲那样温柔地安慰她了，又是悲从中来。

倒是冷凉的声音，执拗地在耳边响起：

“走，去找老爷。”

简直像咒、像鬼一样缠身！孙望欢再也忍不住，拼命槌着地，哭喊得乱七八糟：

“我讨厌你！我讨厌你！你给我滚蛋！”

男孩只是捉住她的手前进，宛如在拖行物品般，一步步拖着他的小姐。

姐姐说，看到她就碍眼，所以把她锁在柴房里面。

孙望欢蜷缩着四肢，靠墙而坐，抱住自己手臂，四周又冷又暗，不知哪里吹进一阵风，她抖了抖。

她……她才不会怕。

一个小黑影从角落晃过，她一吓，眼睛没有捕捉到是什么物体，倒是听见那个方向传来老鼠特有的尖音，她差点也跟着大叫。

等一会儿，也许它会突然跑出来，然后爬到她的身上。

小拳头搁在膝盖上，握得死紧。她努力贴着墙，把自己缩成一团小小的东西，动也不敢动。

她不会怕。不怕！

才这么想着，一张白白的脸突然出现在窗边，她立刻惊叫出声！

“哇啊——啊、啊……”在看清来人之后，取而代之的是泉涌般的怒气。“你、你……又是你！”她指着脸色苍白如鬼的少年，愤愤喊道。

肤色极白的少年站在窗外，只露出一颗头颅。因为脸太白，瞳眸又太黑，加上面无表情，不过十岁左右的孩子，看起来却有种说不出的诡异感。

“……找到了。”少年的语气僵冷平板，黑夜里，更添寒意。

一听他开口，她的背脊就发痒。

可恶，老是这么阴魂不散地吓人！

“找到什么……你做啥？”望见他离开窗边，走到门旁，她不禁问道。门板忽然发出声音摇晃起来，她赶紧站起身按住，压低嗓门恼怒道：“你在做什么？做什么啦？是不是要吵到哥哥姐姐你才高兴？”

“我开门，让你出来。”门的外边，宗政明清冷地说。

她一愣。像是嫌他多事地拒绝道：

“不……不用了！”

“你不该睡在这里。”他仍是冷道。

她就知道！这笨猪根本不是关心她解救她，只是这里不是她的房间，他打算把她带回去而已。

“我怎么不该睡这里？我今儿就睡这儿！”没听他回话，她趴在门上想从缝里看出去，他却无声无息地回到窗口，让她转身时惊得心跳险些停止。恶狠狠地倒抽一口气，她怒骂道：“你怎么都不出声的啊？你一天要吓我几次才成？”

如果她不是被关着，她一定一定一定，用力揍他的头。

“你以后住柴房？”宗政明问。

没有情绪的假脸皮，嘴巴一动一动的，像是条半死不活的鱼一样。她咬牙，气道：

“谁要住柴房？你才住柴房！我只有今晚会在这睡而已！”

“……为什么？”

“哪里有为什么？”

“……你想待在柴房？”

“鬼才想！”

他忽然停了一下，才又说：

“门锁着，我进不去，不能待。”

“你又在说什么？”老是牛头不对马嘴，她听不懂听不懂！“总之，你不要一直问了，很烦人！”

“你不想待，为什么不出来？”

要他别问还问！她气得半死。

“你——你真的很笨！你自己都说了，门上有锁啊！”以为她会穿墙啊！

“有锁，弄断就好。”他歪着头，这么道。

发现他又要离开窗口，她赶紧扑向木窗，用力把脸贴过去制止道：

“等等，等等！你想做什么？回来啊！快回来！”

宗政明停住脚步，又慢慢地走回窗边。

她立刻隔着窗栏伸出手，拉住少年的衣领，急道：

“你不要管我了，我好想好想待在这里，所以你别理我了！”

一条一条直直的木栏，把她焦虑的脸分成两三份。他望着她，然后用那惯有的冷硬语气道：

“不想，为什么要假装想？”

只是一个单纯的疑问，再纯粹简单不过了。闻言，她却是立刻垂首，紧咬住自己唇瓣。

她低着头，他只能看到她的头顶，还有微微颤抖的双肩。

良久良久，她才闷闷地道：

“那又……和你没关系。”

“谁把你锁在这里？”

他怎么那么多问题！

“和你无关啦！”她猛然抬起头，鼻头红彤彤的。

他黑白到有些可怕的双眼直盯着她，害她已经准备好要爆发的脾气顿时又萎靡下去。

“……你哭了？”少年问，微微倾身，似要看个分明。

“哭你的脑袋里有笨猪！我才不哭！我才没……”眼眶泛出湿气，饿扁的肚子也在此时打岔，咕噜咕噜地叫起来。夜里安静，听得格外清楚。

她羞愤难当，眼泪终于掉下来，也停不了地流鼻涕。

“你、你——都是你！讨厌死了！讨厌死了！”

为什么要一直问一直问？是姐姐让她留在这里的啊，又没准